

猪八戒新传

ZHUBAJIE XINZHUAN

包　蕾　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猪八戒新传

包　蕾　著
王树枕插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凡剑（Ken777）藏书

内 容 提 要

这四个猪八戒的故事，都是《西游记》上没有的，所以叫做《猪八戒新传》。

猪八戒的缺点很不少。他好吃、躲懒，不肯用功，做事糊涂，不动脑筋，还有点只顾自己。……孙行者常常跟他开玩笑，原是一心想帮助他。

猪八戒在去西天路上，又吃西瓜又探山，又学本领又想回家，闹得挺厉害。到头，他总还是明白了许多道理，愿意学好。

要不，咱们怎么还会喜欢他呐！

猪 八 戒 新 传

包　　蕾著

王树忱插图　陈清之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　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　1/32　印张 2.25　插页 1　字数：34,000

1962 年 3 月第 1 版　197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R10024・2773　　定价：0.17 元

目　　录

猪八戒吃西瓜 1

猪八戒探山.. 9

猪八戒学本领 30

猪八戒回家..57



猪八戒吃西瓜

且说三藏、沙僧、八戒、行者四人前去西天取经，一路行来，不一日来到一个所在，只见前面一座高山挡路，山上黄土乱石，并无一棵树木；山下也是一片荒凉，不见人烟。三藏心慌，叫道:“如何是好? ”行者举手齐眉，瞪眼一望，说道:“前面有座古庙，正好安身。”

这时，正是六月天气，赤日当头，晒得人嘴干舌焦。师徒四众过了晌午还未曾打尖，更是又饥又渴，巴不得进了庙找上一桶冷水，吃上几个馒头。于是催马加鞭，赶到庙前。谁知推门一看，不见一个人影，连那老槐树上的乌鸦也没一个。眼看门塌墙倒，

竟是个久断了香火的荒庙。

三藏在大雄宝殿忏拜一番，就在蒲团上盘膝坐下，开口说道："此处打不到斋饭，就有点水喝也罢。"行者抢前一步，道："师父莫慌，待老孙前去找水，若有甜枣水果，顺便捎来。"说罢束紧虎皮裙，就待起程。八戒在旁听了，心想："留此陪伴师父，不如随猴子同去，找点东西，好歹先吃些个！"急忙上前拱手说道："老猪也去。"三藏道："早去早回！"两人应诺一声，转身出了庙门。

那八戒何尝真的愿去到处寻找，只是不愿在庙里干等罢了。一出庙门，脚踩在晒热的干土上，烫得难受，不免后悔起来。可是话已出口，不得缩回，只得一步挨着一步，勉强随在行者后面。行者心中明白，也不明说，却口口声声催促快走，八戒无奈，暗暗叫苦。

看看走了十几里地，在那荒田陌 mò 间，竟有一株孤零零的大槐树，八戒一见，心中喜欢，自忖："造化，造化！待我在这儿休息一会，强似跟着猴子奔跑。"一边却装出一副苦脸，捧着肚子喊痛，说道："哥啊！我确是行不得也，你自己去吧，我就在这里等你，若是找到鲜美果枣，快些回来，可莫要独自吃了。"行者心知八戒躲懒，也不道破，冷笑道："也罢！

你就在此等候，莫要走开。待我找得东西回来，同去拜见师父，好分果子吃也。”八戒连声答应:“师兄尽管前去。”行者点头，将身一纵，一个斤斗，翻上了九霄云外，八戒看了，嘴里嘀咕着:“原说猴子有本领，不消老猪多费心！……”说着就在大槐树旁，倒身躺下。只觉清风阵阵，绿叶轻摆，好不凉爽。

八戒坐在树下，虽没甚吃喝，却也闲适自在，胜似在庙里听候师父使唤。正待闭目养神，打个盹儿，忽地眼前一亮，定睛看去，只见近处山崖之下，枯藤乱草之中，露出个绿油油的东西，阳光照得闪闪发亮，十分可爱。八戒赶忙起身，迎上前去，仔细一看，却是个斗大的西瓜。不知是哪个急性的庄稼汉忘了收摘，也许原就是野生野长。且不管怎样，这无主的瓜儿，象是天上掉下来一般。八戒双手抱起，掂掂倒有百来斤重，心里好生喜欢。一口气把它搬到树下，顺手从腰边摸出戒刀，正待要切，却又放下手来，嘴里自言自语道:“师父、沙僧在庙里等候吃的，如今找到这么个大西瓜，若让我老猪一人吃了，师父面前还好支吾，猴子回来定然不依，这可怎办？”欲待不吃，却又实在口馋，眼望着油绿的瓜儿，口水直淌。一横心，举刀便切，可又唠叨着:“师父！师父！我把这瓜儿，一切四份，我老猪就先吃了自己这份，也说得过

去。”说着果然把瓜切成四块，捧起一块，坐在地上大嚼起来。

且说行者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，一瞬眼，来到了南海边上，只见此处光景，又是不同：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，芳草遍地，鲜果满树，真是好一派胜景。行者也无心赏玩，急忙爬上树去，采了些蜜桃、甜枣、香蕉、苹果之类，解下虎皮裙，满满的打了个包袱，往身上一背，驾起斤斗云，回转原处。正待落地，忽然一想：“且慢！让我先看看这呆子在干些什么勾当？”便立定脚跟站在空中，拨开云雾一看，正巧看见八戒手捧一块大西瓜在那儿大嚼。

行者心想：“这夯 hāng 货！找到了吃的，躲在这里独自偷吃，把师父和弟兄全都忘了，”欲待下去，却见八戒吃完一块，嘴里又唠叨起来，行者便停住细听，只听见八戒说道：“一块瓜解不得渴，我再把猴子这块吃了吧，留下两块给师父和沙僧，也好交代。”行者听了好笑，心想：“难得这呆子还记得师父和沙僧，就吃了我的这份，也不和他计较了。”只见八戒几口就把那块西瓜啃完了，却又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可越吃越想吃了，嗨，我把沙僧的这份也消受了吧，给师父留下一份回去，谅猴子也没说的。”说着又捧起一块嚼了起来。行者看了心想：“这呆子真是贪吃，全忘了弟

兄相好，也罢！难得他还记得师父，也就算了！”这边行者在天空中思量，那边八戒又把一块西瓜啃光了，竟然捧起最后一块西瓜来说道：“师父！师父！不是老猪不留给你吃，一则老猪实在口渴，二则一块西瓜也交不了帐，就让老猪代你吃了吧！”说着就把西瓜往口里送，行者看得又气又好笑，心里骂声：“夯货！有了吃的，把什么都忘了！”就在空中叫了声：“八戒！”

八戒一听有人叫唤，先慌了手脚，手捧西瓜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行者又故意叫了一声：“八戒何在？”八戒更是着慌，嘴里不敢答应，心里盘算：“若让猴子知道，面上很不光彩。”亏他情急智生，急忙把手里半块西瓜，向着远处一掷，又急忙拣起地上三块瓜皮，使出吃奶的力气掷去，眼看掷得无影无踪，这才把心放下，就在直裰 duō 上抹了抹手，压着嗓子问道：“是谁叫我，敢是师兄回来了？”行者在半空中看得明白，慢慢落下云头，站住了脚。八戒一见赶紧迎上前来，眼望着行者背上的包袱，说道：“师兄辛苦了！”行者也不发作，装作没事般道：“你久等了，这半天作何贵干？”八戒忙说：“啥也没干，就在树下打了个盹。”说着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，行者看在眼里，笑着说：“敢是梦见好吃的果子了？”八戒连声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至

今嘴还干着呢。”行者道：“我倒是采了些果子来，你方才肚子痛，不敢胡乱给你吃！”八戒才吃了个大西瓜，肚子正胀着，嘴里倒作起人情来，说道：“不忙，不忙，先带回去送上师父和沙僧，我老猪不在乎！”行者暗地好笑，说声：“那就走吧！”八戒哪敢怠慢，紧跟着行者走去。

才走几步，八戒就踩上块瓜皮，合扑一跤，跌得脸青鼻肿。行者连忙回身把他扶起，问他怎的不小心。八戒站起一看，见是自己掷的瓜皮，就没敢作声。行者倒骂起来了：“是哪个瘟猪懒汉，把瓜皮乱掷？害得我师弟摔这一跤！”一边却又安慰起八戒来：“八戒！八戒！你这就算是跟师父多叩一个头吧！”八戒怕行者查问瓜皮，忙说：“不碍事，不碍事，没摔痛什么。”说着赶忙就走。

谁知走不了十来步，却又踩上一块瓜皮，身子一晃，侧身跌倒，差点闪坏了腰。行者赶上一步扶起八戒，叫声：“哎呀！又是哪个瘟猪，竟是偷吃了西瓜，就那样随地乱抛？”八戒看了一下瓜皮，叫了声：“晦气！”行者忙说：“师弟且莫生气，就算是给沙僧行礼吧！”八戒也不敢多言语，一蹶一蹶向前走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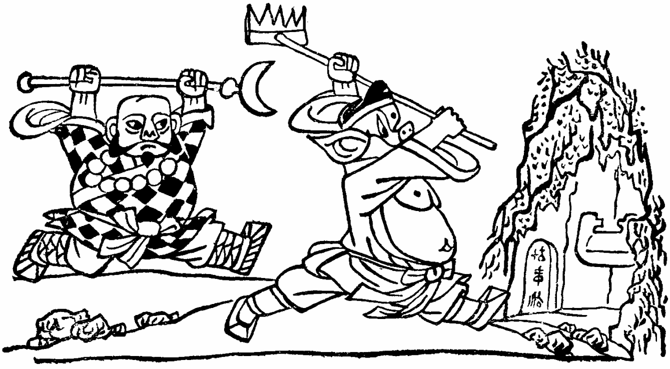
这会八戒倒是小心了，眼看地下，踩稳了脚步走，偏是行者跟他并肩而行，一路上谈些南海风景，



说到南海的果子好吃，八戒又分了心，才想打听一下去南海的路程，忽地脚下一滑，竟然倒在行者身旁。行者笑着把他扶起，叫声："八戒何必行此大礼，我不过是你师兄，又不是南海观音，向我叩起头来。"八戒低头细看，又是一块瓜皮，心里着实纳闷。

看看来到庙前，八戒心想；"总算是到了，待我老猪进庙，多去祷念祷念，解解这晦气。"心里一急，脚步加快，一不留神，仰面一跤，跌得屁股两爿；勉强伸手在地上一摸，摸出件东西来，定睛一看，叫声："怪也！"原来不是别的，又是块瓜皮，行者在旁笑道："快起来吧！你今儿是交上个西瓜运了！"

行者扶着八戒进了庙门，三藏、沙僧见行者带回大包果子，好生喜欢，说:“这回可解得饥渴。”又见八戒脸上一块青一块红的，肿起了一大半，越发显得胖了，忙问是何道理。八戒呻吟着说:“莫要提起，是我不该独个儿吃了个大西瓜，这猴子一路上倒请我吃了四块西瓜皮!”说得行者笑痛了肚皮。……



猪 八 戒 探 山

唐僧四众，餐风宿露，一路西去，看看又是岁尾冬残时节。这一日，瑞雪初晴，唐僧放马缓缓而行，猛抬头一看，叫声：“苦也！”原来当前一峰兀 wù 立，高插云天，而处处都是悬崖削壁，无从攀登；回首四望，但见那重峦迭嶂，层层环绕，竟也是石骨嶙峋 línxún，难以容足。

唐僧问行者道：“这般奇险山势如何得过？”行者还未回答，八戒开口叫道：“没法走，没法走，趁早分了包袱、卖了马，师父找个寺院安身，大哥回花果山称王，沙僧回流沙河作怪，我自回那高家庄做女婿去也！”行者叱道：“呆子休要胡说！”又对唐僧道：“师父

不必烦恼，常言道：不见高山，哪知平地，既是一心取经，就要不怕艰苦，受得辛劳，方得功成。”唐僧点头称是。

沙僧在旁问道：“哥啊，只是眼前这座高山难过，如何是好？”行者叫声：“莫慌，待老孙看来，”说罢纵身跳起，在半空中手搭凉篷，看了一周，果见这山确是高得希罕，山巅之上，积雪不融，山岭之下，荆棘丛生，就是那霭 ǎi 霭白云，也只系得山腰。

行者看了作声不得，降下身来，将那金箍棒对着山石猛敲三下，喝声：“山神何在？”只见那石壁应声开裂，走出个龙钟老汉来，见了行者，慌忙行礼道：“不知大圣驾到，小神有失远迎，恕罪，恕罪！”行者也不与多说，即便问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山是何名称？有几多高？怎么过去？”山神恭身答道：“大圣有所不知，此处唤作龙盘虎踞鹰回岭，但言这里山势既高且险，连那冲天高飞的苍鹰到此也只得回头。要问究有多高，小神无知，也不曾测得，只记得去年秋间，山风吹落一块石头，从山顶滚下，直滚到今年春间才落到山脚下。”八戒在旁听了不住咋舌。

沙僧问道：“既是这山高难以翻越，可有便道绕过山去？”山神道：“难绕，难绕，这山脉连绵八万四千

五百余里，大小七千九百多个山峰，一般都是跌得下、爬不上的去处，若是循山脚而绕，少说也得走七、八个年头，才能绕过。”沙僧道：“这般说来，竟是没法过得了！”山神道：“确是没法，圣僧早日回马！”行者听得焦躁，举棒喝道：“住嘴！”吓得山神连忙跪下。唐僧叫住行者：“休得无礼，山神好意指点，打他怎的？”行者道：“这瘟老头只图吃喝，开口尽说些丧气话，待我打他一顿，振振师父的精神，好走路也！”唐僧叱道：“不要乱讲！”一旁扶起山神道：“请起，请起，只因我等取经心切，此山高险，不易攀登，绕道而过，又费时日，不知别有什么途径可寻？还望指点！”那山神战战兢兢答道：“有便是有，却也没有。”八戒听了笑道：“这老头被大哥吓糊涂了，说话这般颠倒。”山神拱手道：“不是小神颠倒，其实有个缘故。小神初来此地时，原曾听说：这山岭之中，有个古奇洞，若是穿洞而行，不消半天，便到了山背。”行者道：“既有此洞，何不早说？”山神道：“只因此洞年久湮 yīn 没，已经无处可找，故此小神不敢乱讲。”行者道：“不用废话，好歹找到它便了。”于是喝退山神。

唐僧心急，问行者道：“徒弟啊！你说好歹找到山洞，但不知洞在何处？”行者笑道：“师父问得蹊跷，老孙若是知道洞在何处，也就不消去找了！”八戒在旁

道：“师父好不明白，大哥方才说那话，原是在老头面前装装面子的，哪真的去找。”行者叱道：“胡说，老孙不象你这般惫 bèi 懒！”唐僧道：“休得吵闹，倒究是如何过山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若要过山，也不甚难，但须依得老孙的计谋。”唐僧道：“这猴子噜苏，快说，快说！”行者道：“师父啊，这一路上但凡探山寻路，都是老孙去来，这回找洞，须得八戒前去方好！”八戒听得大声叫道：“不要攀我，不要攀我，你自己夸下海口，却拿老猪顶缸！”唐僧也道：“八戒笨拙 zhuō，无知无能，难以应付。”行者道：“若说八戒笨拙，正该让他多去练练，常言道：多练多乖，不练就呆！且教八戒前去，留老孙在这里保护师父。”唐僧见行者说得有理，也便点头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八戒就去走一趟。”八戒叫道：“师父的耳朵敢是棉花做的？”唐僧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八戒道：“要不，怎的这般耳软！”唐僧道：“休要胡说，快去快回！”行者道：“若是此去成功，今后把你封作先锋！”八戒道：“先锋，先锋，劳而无功。”唐僧道：“只要找到古奇洞，便算你立一大功！”八戒这才拖起钉耙，找路上山去了。

那呆子一路行来，心中自忖：“师父常说老猪愚笨，这一番若能找到古奇洞，也显一显老猪的才能，不让猴子说嘴。”想着就举起钉耙，到处乱扒。扒了

半晌，连窟窿也没见一个，哪里有什么山洞！倒把八戒累得头昏眼花，手痠脚麻。

八戒仔细寻思，忽然叫道："有了，有了，想当年，我在福陵山为怪，那洞洞就在山岙 ào 间，如今也只要到那山岙中去寻找，定然能够找到。"想罢，也就不再四处察看，背起钉耙直奔东南山岙。

八戒来到山岙下，抬头一望，叫声："造化，造化！"原来就在十几步之外，有个不大不小的洞洞。洞口虽是光秃秃的一片，洞里却是黑沉沉的，不知有多少深远。呆子看了喜欢，心想："说我老猪呆，却也不呆，轻易就把这洞洞找到了。"正待闯进去，偏又心怯起来，停住脚步，对着山洞，大叫一声："里面可有人吗？"话声未了，只听得传来声音，答道："有人，有人。"八戒心慌，忙问："里边是妖怪，还是人？"那声音回答得快，说道："是人，是人！"八戒想道："是人就好，谅来是什么无家可归的穷汉，在这里躲风避寒，怕他怎的。"迈开大步，走到洞口，又问一声："这里可是古奇洞？"那声音立即答道："古奇洞，古奇洞！"八戒听了，更加高兴，心想："这就是了！待老猪进去看来。"想着径自走进洞去。

这山洞洞口虽不甚大，里边倒很是开阔，再进去又很曲折崎岖。八戒摸索走来，不见有半个人影，原

来方才答话的，是八戒自己说话的回声。何尝真的有人！那呆子在山林中长大，理应知道，只因此时满心喜欢，便就不加细辨，却还大声吆喝："说话的，你躲在什么地方？"那回声也说："躲在什么地方？躲在什么地方？"八戒诧异，放下钉耙，双手摸黑，向前走去，一边又问："这里怎的这么黑？"那声音也问："怎的这么黑？怎的这么黑？"八戒气恼，骂道："好没长进，弄嘴学舌的！"那声音也骂："弄嘴学舌的，弄嘴学舌的！"

八戒更是生气，伸开两手，到处抓瞎，不料这山洞里，有个积水深潭，八戒在黑头里，不曾看见，一脚踩了进去，身子一斜，叫声："哎呀！"已经不由自主，往下直掉。但听得"扑通"一声，落在水中。亏得八戒识得水性，不曾没顶，喝了两口清水，早把头露出水面，四下一摸，只觉得潭边满生青苔，又冷又滑；往上看，料想也有几丈深浅，难以爬得上去。那呆子不怪自己冒失，只道是被人推下来的，口中嚷嚷："休开玩笑，休开玩笑，快救老猪上来！"上面传来声音，依然学舌道："老猪上来，老猪上来！"

且说唐僧久候八戒不回，心中焦躁，责怪行者道："都是这猴头多事，自己不去找，叫那八戒怎能找得到。"行者笑道："瞧师父说的，拉不出屎怪茅坑，八

戒不回来，怪起老孙来了，也罢，也罢！沙僧，你去走一趟，看看八戒可曾躲懒，也察访察访那个宝贝洞洞。”沙僧应声掣 chè 杖走去。

沙僧一路寻访，未见动静。信步行经东南山岙，忽然看见一个山洞，洞里传出哼哼之声，沙僧听得诧异，向洞内探头张望，却是漆黑的看不分明。沙僧仔细，且不入内，返身寻了一株松枝，打火燃了，一手持杖轻轻挨了进去。行不多久，便见一把钉耙，横在地上，认得是八戒之物。料想八戒定在洞中，再听那哼声从地下传来，低头细看，照见那个深潭。赶向前去，俯身探望，果见呆子在水里泡着呢。

沙僧看得好笑，开口说道：“师兄好不快活，不去探山找洞，倒在这里游水洗澡。”八戒抬头一看，见是沙僧，忙叫道：“快想法拉我上来，快想法拉我上来。”沙僧道：“既是洗了，就洗得干净些，免得猪臊气！”八戒急道：“孙子才洗澡呢，我在这儿泡着。”沙僧道：“泡着也好，泡烂了好煮。”八戒叫道：“老猪已经泡了两个时辰。”沙僧道：“想当年，我在流沙河里住个三年五载，也没嫌烦。”八戒更加气恼，骂道：“呆沙鳅，你少叙家常，倒是先把我救上来再说。”沙僧道：“你下去的时候，怎的不想到上来。”八戒嚷道：“废话，废话，谁存心跳到潭里来玩耍！”沙僧这才道：“既如此，

你且等着。”说罢，把松明插在一边，走出洞来，在山崖旁扯下几条粗藤，搓成一根绳索，回转潭边，把藤索一头系在石上，一头放下潭去，叫声：“师兄，拉牢了，我救你上来！”八戒答应着，双手紧握藤索，沙僧使力往上拉，那呆子浸了水，分外沉重，沙僧拉了半晌，才到中间，不禁叫道：“难办，难办，我力气使完，只拉得一半，待我回去吃了饭，再来救你。”八戒听得急叫道：“好兄弟，送佛送到西天，救人也要救到底，总不成让老猪在这儿荡秋千耍子。”沙僧笑道：“你不愿荡秋千，就顺着绳子往上爬吧！”八戒嚷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，那是猴子玩的把戏，我老猪可没那个本事。”沙僧道：“这般说，还是要我拉你。”八戒道：“拉吧，拉吧，再不拉老猪成了半吊子啦！”沙僧笑着，使劲把那呆子拉了上来。八戒爬出潭口，坐在地上喘气。

沙僧到洞外收拾些枯枝来，就那松明烧了一堆火，八戒脱下直裰烘了，又把前后之事说了一遍。沙僧听得大笑道：“你把回声当作人声，难怪扑空。”又举火向四壁察看一番，说道：“这哪是什么古奇洞，似这般洞洞，山里有的是，也太容易找了。”八戒听了懊恼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老猪在水里泡了半天，竟是白费。”沙僧笑道：“不是白费，不是白费，泡得胖了，看来更加体面。”八戒道：“体面，体面，差点不能

见面。少在这里闲话，回去交了差，睡觉去也。”说着穿起直裰要走，沙僧连忙叫住，说道:“古奇洞未曾找到，你拿什么交差? ”八戒道:“难找，难找，老猪没这大能耐，叫猴子自己来。”沙僧道:“师兄休得躲懒，只要仔细察访，早晚总能找到。”八戒道:“我也曾找了半天，只是不见。”沙僧道:“似你这般瞎摸乱闯，怎能找到!”八戒道:“依你说，怎么个找法? ”沙僧道:“想那古奇洞既是穿山透谷;定然宽广深远，若在洞口敲打起来，里面必有空洞之声，自与别处不同。如今你我二人，各掣钉耙宝杖，到处敲打山石，遇有异声，再加辨认，或许就能找到。”八戒听了欢喜，说道:“妙，妙，看来呆沙鳅倒比老猪聪明。”顿时跳起身来，拉起沙僧就走。

沙僧、八戒就在那鹰回岭下，到处敲打山石，不多时，沙僧来到一处地方，只见山麓旁古树参天，荆棘遍地，沙僧不肯放过，纵身上去，举起宝杖，使力就打。忽听得一声巨响，经久不息，山谷回声，震动四方。沙僧大喜，叫道:“在这里了，在这里了!”八戒急忙赶来，一同努力，斩荆披棘，细细察看。果见石壁之中，隐隐露出一座洞门来。门上还挂着一把斗大石锁。又见洞旁有石碑一方，上面刻着甲骨古文。沙僧认得，正是“古奇洞”三个大字。二人看了欢喜不尽。

沙僧道:“洞门便找到了，只是上了锁的。”八戒道:“管它，管它，筑了它，也不犯法!”说着举起钉耙对准大门就筑。沙僧抡起宝杖也来相助。只听得乒乒乓乓一阵，满心以为:即使没把洞门粉碎，也会漏出个斗大窟窿。谁知定睛一看，两人齐声叫道:“怪也!”原来这洞门也不知是用什么造的，尽管钉耙筑，宝杖敲，它却是破了又合，碎了即长，敲打得快，长合得快，敲打得慢，长合得慢。任凭花了多大力气，却依然门是门，锁是锁，不曾动得分毫。这下恼得沙僧生气，八戒动火，使出平生力气，动手乱敲。敲了半晌，累得两人满头大汗，气息喘喘，仍然无法把门打开。

正无奈时，忽听得半空中一声大叫:“你二人在此做甚?”沙僧、八戒抬头一看，见行者已跳将下来。沙僧欢喜道:“哥啊，你怎的也来了?”行者道:“只因你等久去不回，我放心不下，又听得山谷震响，料想有事，故此安排好师父，特来探望。”八戒笑道:“来得好，来得好，挖墙钻洞的祖宗来了，这门一定破得!”行者叱问:“这呆子胡嚷些什么?”沙僧道:“说来话长!”便把救出八戒，找得山洞之事一一告知。行者听说石门难开，也自不信，说道:“你等让开，待老孙来!”说罢从耳朵里摸出金箍棒，迎风一晃，碗来粗

细，只见那金光一闪，直向石锁敲去，顿时火星飞迸，红光万道，光消时，仔细看来，那石锁却早已长好，依然完善无缺。行者大惊，说道：“我这金箍棒非同寻常，乃是天河神铁所化，重一万三千五百斤，如今竟打不烂这个石锁，是何道理？”八戒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既然大哥也奈何它不得，看来没指望了，趁早回去吧！”行者道：“慢着，现今洞已找到，若不能把洞门打开，岂不给人笑话。”定心一想，忽然明白过来，说道：“天地万物，变化无穷，我等三人，怎能尽知其中奥妙。何不到各处去求教，找到那识货的人，问那开门的诀窍，只要有那开锁的钥匙，就省得白费力气了。”沙僧道：“师兄到哪里去找人求教？”八戒笑道：“那还不明白，只要到那三街六巷，去找那铜店铁铺，打上一把灵巧钥匙，也就把门开了！”行者道：“休得胡说，这般神锁，岂是随便开得！记得千里之外，有座蓬莱仙岛，岛上广智祖师，最是见多识广，我今带同八戒前去拜访。沙僧回去，小心保护师父便了，”八戒听说忙道：“哥啊，你自己去吧，老猪方才泡得水肿，如今行动不便。”行者明知八戒打诳 kuáng，却道：“你不去也罢，倒是那岛上有碗大的枣子，斗大的甜瓜，任凭吃得。”八戒口馋，忙问：“这话是真是假？”行者笑道：“不信你自去看来，若是行动不便，我也不敢劳

驾。”八戒叫道:“去也，去也，走动走动，也消得肿胀。”行者听得好笑，也不与计较。两人径自驾云去了。沙僧自去陪伴师父。

行者斤斗云去得快，不消一筒烟的工夫，已来到蓬莱仙岛之上，候了半晌，八戒才喘着气赶来，一边口中唠叨:“若是这般紧赶，可要多吃十斤米饭。”行者叱道:“休要多说，待过了山，找到好去处，有你吃的。”说着拉住八戒，一同俯身观看，但见烟波浩渺，绿洲一片，风光又是不同，两人喜欢，并肩降下。四处探望，果见一座洞府，门前老柏带雨，修竹含烟，瑶草凝露，奇花喷香，十分清幽。八戒也无心观赏，只拣那果树茂盛之处走去，却被行者一把拉回，说道:“拜见祖师要紧。”八戒无奈，只得随同前去。

行者性急，不待通报，径自闯进洞府，见那祖师正在翻阅经典。行者上前拱手叫道:“祖师请了!”祖师抬头看见二人，慌忙起身答礼，说道:“二位何时降临?失迎，失迎!”便请坐下说话，一边叫童儿捧上清茶、鲜果、米糕、麦饼之类相待。茶罢，祖师开口问道:“大圣不远千里而来，不知有何见教? ”行者便将被阻鹰回岭，难进古奇洞之事说了，拱手请问:“这石门石锁究是用什么造的?如何方能打开?请祖师多多指点。”祖师听说，口称:“善哉!”伸着两只指头，说出一

番道理："这古奇洞，乃是大禹治水时，为了便利人佚通行所开，石门石锁是用'息壤'所造。那'息壤'，古书上说得明白：它本是一种神土，被大禹之父鲧 gǔn 偷下人间，用以堙 yīn 治洪水。这土善能自己生长，破而复合，因此无法打碎。大禹功成之后，留下此洞无用，遂将石门锁了，几千年来，未曾有人开过。"行者听了连连点头，八戒在旁却呵呵大笑。行者道："你笑怎的？"八戒道："哥啊，你是造屋请了箍桶匠，找错人了。"行者忙问："怎是找错人了？"八戒道："这祖师原是个做古董买卖的！"行者道："何以见得？"八戒道："你听他说得出这些旧货的来历！"行者叱道："休得乱讲！"又回头请教祖师道："这古典是明白了，但不知石锁怎样打开？钥匙又在什么地方？"祖师微笑说道："小神只知翻书查典，却不会开锁。"八戒听了叫道："如何，如何，他要是会开锁，早就改行了。"行者喝住八戒，心中也自烦躁，便起身告辞。八戒趁二人说话时，早把糕饼鲜果吞了，拱手说了一声："叨光，叨光！"一同走出。祖师送至洞外，忽然说道："大圣岂不听说：要知山中事，须问山里人。"行者道："也曾问过山神。"祖师笑道："山神土地，只知受人供养，好吃懒做，知道些什么。须是问那些手勤脚快之人，方始有益。"行者听了，猛然省悟，向前唱了个

大喏，道："多谢祖师指点！"

二人别了祖师出来，八戒道："这老头说了一通废话，还谢他做甚？"行者道："你一心只想吃的，所以听不出他话中之因。如今快回鹰回岭，去找那开锁的人。"八戒诧异道："鹰回岭哪来开锁的人？"行者道："不用多问，到时便知。"拉起八戒，驾云而去。

不多时，来到鹰回岭上，行者扯住八戒就在那山腰间降下，吩咐八戒道："你我二人分头去找，凡是遇到采药的、斫 zhuó 柴的、打猎的、种地的、烧炭的、放牛的，都得虚心请教，仔细打探。"八戒道："神仙尚且不知，问这等人如何知道？"行者笑道："常言说是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可见神鬼不知不觉之事多着呢。你且依言问来，只是把你的大嘴收起些，切莫吓坏了人。"八戒只得答应，独自走去。

那呆子走不多远，就听得一阵丁冬之声，循声寻去，即见一个樵夫，骑在大树丫上，手持利斧，斫伐树枝。八戒心想："这是该问的了。"走到树下，仰头叫了声："樵哥！"那樵夫象是不曾听见。八戒又大叫了一声："樵哥！"那人依然不睬。八戒连叫三声，樵夫竟不看他一眼，只管伐木。八戒喃喃说道："好不晦气，见面就碰上个哑巴。"不料那樵夫忽然开口说道："谁是哑巴？"八戒听得欢喜，叫道："原来你也会说

话？”樵夫道：“爹娘生了一张嘴，难道只会吃饭不成。”八戒道：“那你一定是个聋子！”樵哥听得生气道：“这和尚好没分晓，我不曾惹你，如何尽管咒我？”八戒道：“为何我连叫你三声，全不答理？”樵夫道：“你没见我正忙着，哪有闲工夫和你拉扯？”八戒道：“你忙着，我比你还忙哩，下来！下来！我有话问你。”樵夫道：“有话就说，下来做甚？”八戒叫道：“你在上边，我在下面，脖子都抬得痠了。下来才好说话。”那樵夫问道：“你有多少话说？”八戒道：“多哩，多哩，有兴致时，说个三年五载也不算多。”樵夫听得叫道：“可好！似你这般噜苏，叫我不要干活了。”八戒道：“斫些柴禾，又值得什么？”樵夫气道：“这话说得没理，我不斫柴禾，靠什么养家活口？”八戒道：“小家子相，小家子相，你且下来，陪老猪说话，说得好，老猪帮你斫些树木回去。”樵夫摇头道：“我也不要你相帮，我也不陪你说话，你还是找别人去吧。”八戒道：“一客不烦二主，我可是认定你啦。”樵夫更加生气道：“看来是个强讨硬化的癞和尚，这般我越发不下来了。”八戒听得着急道：“我把这大树拱倒，看你下来不下来。”说着伸出长嘴，就树旁轻轻一拱，拱得树干摇摇晃晃。那樵夫亏得紧抱树枝，不曾摔下。只是一个失手，斧头掉将下来，正巧砍在八戒的长嘴

上，划了一道口子，鲜血直流。那呆子大吃一惊，捂着嘴，返身就跑。一边嚷着：“有妖怪，有妖怪！”

行者走不多远，听得叫声，连忙赶回，迎面遇到，叫声：“八戒！妖怪何在？”八戒抬头见是行者，才放下心，说道：“后边，后边，哥啊，妖怪厉害！”行者问道：“是个什么样的妖怪？使的什么兵器？”八戒道：“躲在树上，樵哥打扮，是老猪叫他下来，他不肯下来，老猪拱了一下树干，他就放出一件宝物，只见银光一闪，差点把老猪的长嘴切掉一半。”行者道：“待我看来。”说着持棒与八戒赶去。

那樵夫已爬下树来，正在地上收拾树枝。行者上前喝道：“你是何处来的妖怪？”那樵夫抬头看见行者雷公毛脸，吓了一跳，再看那八戒，也是丑陋可怕，只因先前在树上不曾看得真切，如今一见，不免心惊胆战，口中喃喃道：“倒究谁是妖怪？”行者道：“你若不是妖怪，为何伤害我那师弟？”樵夫叫声：“冤枉！适才我在树上斫柴，这位长嘴师父摇晃树干，逼我下来说话，是我一时失手，掉下斧头，伤了他也。”行者听得明白，埋怨八戒道：“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”八戒叫道：“也罢，也罢，只要他不是妖怪，就好说话。”行者转身向樵夫行了一礼，道：“这般说来，错怪你了，我那师弟生来鲁莽，说话有不当之处，不要见罪！”樵

夫忙道:“不敢，不敢!”行者又叫八戒帮着扎捆柴禾，那樵哥甚是过意不去，说道:“两位师父请到舍下坐坐，虽是家贫，粗茶淡饭，也是有的。”行者笑道:“我们不是游荡的头陀、骗嘴的和尚，其实有事请教。”樵夫道:“既是有事，但说不妨。”行者道:“只是请问一声，那古奇洞如何得过? ”樵哥道:“这倒难了，什么古七洞、古八洞，实在未曾听说。”八戒在旁道:“如何，如何，我早说他不会知道。”行者又拱手道:“樵哥不知，可有知道的人? ”樵夫把脑袋直晃，说道:“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。”行者听了，也自烦恼，只得起身告别。那樵夫忽地叫住道:“二位慢走，容我仔细想想。”行者喜欢道:“敢是想起来了。”樵夫道:“说来好笑，倒是小时候学得一首歌儿，里边有这么个古怪名字，因为顺口好唱，至今还背得几句。”八戒听得，拍手笑道:“有趣，有趣，唱首歌儿听听，解解闷也好。”樵夫听说，开口唱道:“古奇洞，真奇怪，出不去，进不来，石门石锁打不开，若问锁钥何处去，青青石箱山里埋。”行者听了大喜，叫道:“正是这话儿，正是这话儿。”樵夫道:“原来二位喜欢这歌。”行者道:“喜欢，喜欢，只是这青石箱又埋在哪座山里? ”樵夫道:“我只会唱这首歌，别的就不知道了。”行者无奈，谢了樵夫，与八戒找箱子去也。



行走多时，八戒又埋怨道：“那樵哥唱了一首歌，就唱出个箱子来，叫人好找；要是再唱下去，连那柜子、桌子、凳子、椅子都唱了出来，可不把人的腿都跑断！”行者道：“休要乱讲，仔细察看才是。”八戒叫道：“难，难，谁知道这箱子埋在哪儿。”行者道：“常言道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有心寻找，早晚找到。”正说话时，忽听得山脚下传来一阵歌声，唱道：“青石箱，青石箱，千年宝物地下藏，打开石箱开开锁，快快活活去天堂。”行者精神一振，飞步奔到崖边，俯身下望，原来是一些放羊小娃在那里唱歌耍子。八戒也过来看了。行者道：“这歌儿唱得巧，八戒前去打探一番。”八戒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，我这般嘴脸，早把他们吓跑了。”行者道：“你变化了去。”八戒问：“变个什

么？”行者一想，教道如此如此。八戒依言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胖女人。只见她身穿红袄绿裤，油头上插一枝鲜花，粉脸上抹几层胭脂，走路一摇一摆，说话细声细气，煞是可笑。行者乐道：“难得，难得，就缺一顶花花轿子抬你下山了。”八戒道：“将就点吧，看老猪去走这一趟。”说着，忸忸怩怩去到山下，行者自在山上观看。

小娃子一见八戒变的模样，都呵呵大笑，赶上前来问道：“胖嫂子，到哪里去？”八戒道：“回娘家去。”小娃娃又问：“你娘家住在哪里？”八戒答不出，说道：“正迷路啦。”小娃子笑道：“迷了路，你还不哭？”那呆子听说，果真坐在树边，一声爹一声娘的哭将起来。有那心软的娃子，见她哭得可怜，劝道：“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且说说娘家住在哪个村、哪个乡？我们给你指路！”八戒这才擦干眼泪，说道：“我没记性，自从出了嫁，娘家的地名都给忘了。”小娃们笑道：“这胖嫂真是糊涂。你且说说，娘家门前是个什么样？我们帮你找去。”八戒道：“别的全不记得，只知道有个大青石箱。”小娃们又笑起来道：“村里哪有什么大青石箱？除非是西北山坳 āo 里，倒有个天生的青石箱，我们常在那边玩耍。”八戒道：“正是那个去处。”小娃们道：“那里没有人家，”八戒道：“是我妈搬了家。”小

娃们问:“搬到哪去了?”八戒随口答道:“搬到我妹子的姊姊家去了。”小娃们又问:“你姊妹几个?”八戒又随便答道:“我妈就生咱姊妹俩。”小娃们听得都笑道:“这么说,你妈就搬到你家住去了,你还回什么娘家?快回去吧,快回去吧!”八戒自知说漏了话,连忙起身走了。娃子们还在背后哄笑。

行者在山上早已听得清楚,见八戒回来,笑得直不起腰来,说道:“呆子这回变得聪明了。”八戒道:“我本来就不呆。”行者道:“好,好,回去告诉师父,记你一功,现今快到西北山坳去也。”八戒也是高兴,复了原形,二人驾起云雾,直奔西北。

转眼来到那山坳间,只见那溪水远流冲石壁,山泉细滴漫沙堤,枯藤斜挂,古柏半悬,在那乱石之中,有个大青石箱,半埋半露。二人看了十分欢喜,八戒急不及待,举起钉耙,对着石箱就筑。只听得一声巨响,犹如天崩地裂,一霎时,烟雾迷漫,不见天日。八戒、行者也不禁吃了一惊,待烟消云散,低头一看,却见黄土碎石间,红光耀眼,正是一把赤石打成的钥匙。

行者急忙拾起,八戒抢前来看,二人把玩一番,一同驾云回转岭下,望见唐僧还坐在山石上闷闷不乐,沙僧在一旁劝慰。行者跳下身来,喊道:“师父不

要烦恼，钥匙已取来也！”唐僧、沙僧闻听，喜出望外，上前探问，行者取出钥匙递与二人观赏，果然是霞光万道，令人目眩。四众欢喜不尽。

行者又将访祖师、遇樵哥、闻儿歌等事，诉说一番。沙僧道：“毕竟是师兄本领高强。”行者道：“莫说，莫说，若不是仙师指点，樵哥相助，小娃们唱歌，老孙有天大本事，也找不到这把钥匙。可见凡事向人请教，多查，多问，多思，多想，总有好处。”沙僧笑道：“若是自以为是，瞎摸乱闯，只怕至今还泡在水里。”八戒听了嚷道：“不要提起，不要提起，老猪的脚也跑烂了。”行者笑道：“倒究是跑烂的，还是在水里泡烂的？”说得唐僧、沙僧都笑起来。

四众来到鹰回岭下，古奇洞边，行者取出钥匙，打开石锁，只听见叮当一声，石门自开，现出一条洞道来。行者持棒进洞，唐僧策马后随，沙僧护持，八戒挑担，一起走去。行不多时，眼前忽然一亮，原来已出了古洞。但见洞外绿水青山，四野油碧，好鸟轻唱，花香扑鼻，竟然另是一番气象。

师徒欣然上路，迤逦 yǐlǐ 西行。



猪八戒学本领

孙行者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，在那波月洞收了黄袍怪，平顶山灭了金角、银角大王，车迟国除了虎力、鹿力、羊力三仙，从此威名远震，西方路上，大小魔头闻得行者本领高强，轻易不敢来犯，故而走了千里之路，却还平安无事。行够多时，又是夏尽秋来，但见平林木落，远山含烟，金风扫落叶，四野少人迹。四众来到一座茅亭之下，已是人疲马乏。行者道："看来前去难找歇脚之处，这里还蔽得风雨，师父就在这里将息吧!"唐僧点头下马道："在此暂歇也好，只是肚中饿了，谁去化些斋饭来充饥？"八戒听得连忙上

前道:“老猪没甚坐性，待我去来,”沙僧道:“师兄今天倒是勤快。”行者一旁冷笑道:“你有所不知，但凡巡山擒妖，寻洞除怪的勾当，他都推三阻四，要是化缘打斋，他几曾落在后面? ”八戒听了生气道:“嘴脸!你和妖怪打斗，老猪也时常出力，似这般说，我不去也罢!”唐僧叱道:“休得吵闹。八戒早去早回!”行者笑道:“去吧! 要能遇上个大施主，尽你去受用一顿，只要不忘记给师父带些剩菜冷饭回来，也记你这一功!”八戒这才收拾钵盂，拖着钉耙嘟囔着去了。

那呆子出了茅亭，也不四处打探，径奔大路而行，看看走了十几里路，只闻鸦噪雀喧，却不曾见着半个人影。八戒肚里作响，心里慌张，加紧脚步，一口气爬上一座山头，俯首四望，看看可有什么吃饭化斋的去处。正找寻时，忽见那南山脚下，松林后面，隐隐露出一带粉墙。粉墙里面，青砖红瓦，屋舍重重，分明是个大户人家。屋顶上炊烟袅袅，还许是蒸看上好的白面馒头。八戒看了，心里欢喜，也顾不得山路崎岖，撩起直裰，大踏步冲下山去，径自来到南山山麓，抬头一望，果见一座院落:门外野树参天，墙内丹桂送香，朱漆大门，却紧紧关着。八戒正要上前叩门，猛见门上贴着一副红纸黑字的对联，写得十分古怪，上联是“得道高僧，布施三千”，下联是“无能头

陀，不舍一文”。门上又有一张横批，上写“善门难开”四个大字。八戒也不细认，莽莽撞撞把门环敲得震天响。不多时，大门呀的一声开了，走出一位老汉来，只见他头戴乌绫巾，身穿葱白衫，足登糙皮靴，腰系墨绿绦 tāo，开口骂道：“什么人发了猪癫疯，在这里乱敲大门？”八戒听了忙上前拱手说道：“正是老猪，却不曾发疯，只是肚里饥荒，来打扰一顿斋饭。”老汉把八戒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叫声：“好丑的和尚！”八戒应道：“丑便丑，倒是耐看！”老汉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？从何而来？去到哪里？一行几人？现在何处？一一说来！”八戒笑道：“这老头原来是衙门里当差的！”老汉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八戒道：“听你口气倒象是审问犯人一般。”老汉也不禁笑道：“这和尚倒会要嘴，你且说来，如果有些来历，我老汉决不吝啬，要没点能耐，趁早走路。”八戒道：“你听清楚，我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……”老汉连连摇头道：“出家人休打诳话。那唐僧我听说过，是个白净和尚，不是你这等模样。”八戒道：“你这老头也太性急，我话还没说完。我原说是唐三藏的徒弟猪八戒。”老汉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！”八戒道：“我师兄孙行者，师弟沙和尚，连同白马，共计五口，现在后面等着。以上所说，句句是实。”老汉听了笑道：“这猪八戒确是老

实，只是我门上这副对联你可曾看到？”八戒叫道：“老头也太噜苏，有那素品果菜，米面馒头，油炒面筋，闲食粉汤，都搬出来与我吃了，就好上路。没事干，念什么对联？我老猪又不是个秀才。”老汉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这里就是这个规矩，但凡有本领的和尚，上得门来，奉献斋饭一席，素酒鲜果相待，临走还送白布一幅，铜钱三千。若是那不济的头陀，脓包的法师，还是免开尊口，别处化斋去吧。我看你身胖腰粗，手脚不灵，一定没甚本事，不如回去唤你师兄师弟来。”八戒听得生气道：“这老头是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原来你还不曾知道我老猪的手段。”老汉笑道：“猪八戒有甚手段，说来听听。”八戒挺了挺肚子，摆了摆耳朵道：“我原是上界天蓬元帅，也曾统领水兵八万，如今保护师父取经，一路上斩魔除怪，你看我这九齿钉耙，一筑就是九个窟窿，任凭那天兵天将，见我都要害怕。”老汉道；“好大的口气，只是口说无凭，做出便见。猪八戒！你可敢打斗？”八戒问道：“与谁打斗？”老汉道：“与我小孙儿打斗。”八戒道：“你孙儿在哪里？”老汉回身向门里叫声：“孙儿出来！”门内应声跳出个孩儿，但见他身穿一件花袄，头梳两角小辫，圆脸红唇，十分伶俐，手里拿着个“摇古冬儿”耍子。八戒看了诧异，问道：“你有几个孙儿？”

老汉道:“就此一个。”八戒道:“老头想是吃喝太多,迷糊了心眼,象这般小子,连老猪半个指头也消受不起,吹口气也叫他不见踪影,如何让他来和我老猪打斗?”老汉未及回答,那孩儿却丢了摇古冬儿,挺身上前,双手叉腰,尖声尖气叫道:“八戒休要吹大气,剥了你一身老猪皮,还嫌有点猪臊气!”八戒生气道:“这小子没爹娘管教,开口就伤人。”孩儿也不答话,竟对准八戒的大肚子一头撞来,别看他身矮头小,却象个铜锤一般。八戒不曾提防,一个踉跄,跌个仰面朝天,手脚乱动,翻不过身来。只听得那老汉和孩儿放声大笑,说道:“八戒,八戒!称什么天蓬元帅,倒象个酒囊饭袋,还不如回家种田,少在这西方路上受灾!”八戒十分气恼,挣扎爬起来嚷道:“没羞!没羞!趁人不在意,算不得希奇!”说着拾起钉耙,对着孩儿,当头筑去。那孩儿很是灵巧,转身一闪,窜到八戒身后,八戒用力过猛,那钉耙陷在地里,拔不起来,正往后使力,不料那孩儿在后边,纵身跳起,扳住八戒后脖就扯,八戒又是往后一跤,跌个背心着地。八戒心慌,急忙侧身爬起,谁知那孩儿不等八戒起身,一个虎跳,跨在八戒背上,直把个老猪当做马骑。八戒思量摔开孩儿,却也作怪,背上象是压上个千斤重担,休想翻得过来。那孩儿使起一双小拳,擂着八戒

后脑，口里唱着：“八戒本领大，老猪变作马，驮我上西天，你要快点爬！”引得那老汉笑得仰头哈腰。



正在此时，忽听得空中有人一声大喊：“妖怪休得逞强，老孙来也！”只见金光一闪，行者手持棒子，跳将下来，对着孩儿便打，慌得那孩儿叫声：“不好！”急忙从八戒背上爬下，也不敢招架，往门里就窜。行者追上，老汉已从门后拿出一把长枪，迎面抵住。行者喝问：“你是哪方妖怪？怎敢这等大胆，在这里戏弄我师弟？”那老妖冷笑道：“原来你认不得我西方汪汪大仙，我却早已听到你孙行者本领高强，特地在半路等待，要试一试你的手段，谁知来了个不中用的猪八戒，是他自讨苦吃，与我何干？”行者道：“既是你要试试老孙的手段，看棒来。”说着举棒便打，老妖持枪相斗；两个就在山麓下大战起来。

八戒见行者来救，心中欢喜，急忙爬起身来，拉

过钉耙，前来相助。那孩儿原是个小妖怪，在门内看见，恐老妖有失，拿过一把钢刀，跳出门来挡住八戒，八戒一见分外眼红，恨不得把小妖一耙筑死，偏那小妖本领高强，八戒取胜不得。

老妖与行者战了十几个回合，渐渐不支，心中思忖:“这猴子确有本事，看来不济，不如早些逃命。”便使个解数，虚晃一枪，纵身跳起，化阵狂风而逃。行者腿快，叫声:“妖怪休走!”一扭腰就跳到空中，拦在老妖面前。老妖更是心慌，不敢迎敌，又转身要走，却被行者赶上一步，举起金箍棒，当头一下，只打得老妖头破血流，跌下地来，已是死了。

八戒苦战小妖，那小妖手段敏捷，刀法熟练，直逼得八戒气息喘喘，难顾前后，正危急时，小妖回头不见了老妖，又听得空中吆喝之声，跌下个人来，心想不好，叫声:“八戒住手!”八戒一楞，小妖趁机脱身，回头就逃。事有凑巧，行者正从空中降下，小妖低头奔来，不偏不倚，撞在行者身上，倒象是撞在石头上一般，叫声:“哎呀!”眼冒金星，跌倒在地。行者喝道:“这小子，好不懂事，冲撞起你外公来了!”一棒打下，结果了性命。

八戒在后面看了大叫道:“打得好，打得好!”行者拖过那老妖和小妖的尸首看来，原来是一大一小

两条癞皮黄狗。行者道:"怪不得这般弄玄，原是些欺软怕硬的家伙，在这里摆下圈套唬人。若没有本事胜他，只怕师父又要遭殃。"八戒道:"这么说，你就该早点来，也免得老猪在这儿出丑。"行者笑道:"这夯货，不怪自己没本事，倒怪老孙来得迟！该让妖怪多骑你一会，也省得你耍嘴。"八戒道:"不提，不提，人人知道我猪八戒是你师弟，师弟丢丑，说不得师兄脸上光彩。"行者听了也没甚说的，叫声:"休要噜苏！且去找找看有甚留下的买卖，一并销帐！"

两人回转山麓，回首四望，只见老藤绕枯树，野草杂荆棘，哪还有什么庄院屋舍。八戒拨开草丛寻时，果见山坡下有个斗大的狗洞，不禁叫道:"在这里了！"使起钉耙一顿乱筑，一霎时，把个狗洞筑得稀烂，却不曾见半个小妖逃出。行者笑道:"看来是个单身独户的主子，也罢，不要在这里枉费力气掏狗洞了！八戒，你且回去将息，待我去化点斋饭来与师父充饥。"八戒这才住手，返身回转，找得钵盂，递与行者，叫声:"哥啊，有劳了！千万多找些吃的来，老猪也饿得慌。"行者应道:"是了！"拿起钵盂，一个斤斗，不知翻到哪里去也。

那呆子拖着钉耙，蹒跚 pánshān 走回茅亭，见了师父，行了个礼。唐僧问道:"八戒何以去了这多

时候？可是遇见了妖怪？”八戒道：“便有一两个妖怪，怎经得住老猪一顿打，早都完事了。”沙僧在旁听了笑道：“这般说师兄真有点手段。”八戒道：“也花不了多大力气。”沙僧道：“若是给妖怪当马骑，倒是花不了多大力气。”八戒一听，吃了一惊，思忖：“这沙鳅如何知道。”心中盘算，口中作声不得。唐僧看了，问沙僧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沙僧道：“方才等八戒不回，我和大哥跳上云端寻找，看见八戒正受妖怪欺侮；是大哥前去相救，叫我回来保护师父，恐师父受惊，没敢早说……”因将前后之事细讲了一遍。唐僧听得叹道：“八戒！八戒！枉为你有这般力气，却受那妖怪戏弄！只怪你生性懒惰，不肯勤学苦练，今日若不是你师兄搭救，岂不遭那妖怪毒手。”说得八戒满脸惭愧，作声不得。唐僧又道：“八戒啊！等行者回来，你何不向他诚心讨教，跟他学点本领，一则可为取经大事多立功劳，二则也与你自己有益。”八戒唯唯答应。

不多时，行者化得满满一盂米饭回来，分与唐僧、八戒、沙僧等吃了。那呆子虽不曾吃饱，却也长了精神，抹了抹嘴唇，整了整直裰，走到行者面前，恭恭敬敬唱个大喏，道声：“师兄请了！”行者好生奇怪，问道：“今儿是什么日子？猪八戒也学会礼数了！”八

戒道:“有道是礼多人不怪，其实有事相求。”行者道:“原来如此，好吧，你且说来，若能相助，定然依你。”八戒开言道:“只因八戒少学无才，故此常受妖魔欺侮，如今想跟师兄学点本领，一则可为取经大事多立功劳，二则也与自己有益，望师兄看在兄弟情分，多多指点，万分感激!”行者笑道:“难得八戒肯发奋立志，只是今天说话，怎地掉起文来?”沙僧在旁捂着嘴笑，向行者道:“这原是师父教他的。”行者道:“怪不得也，既是师父教的，那就非出八戒自愿，这样也难以学好本领。常言道，按着牛头喝水，勉强不得，何况这么大个猪头，我还按不动呢。”八戒听说，直向沙僧瞪眼，一边叫道:“哥啊，你休听那沙鳅撺掇 cuānduó，虽是师父说过，可也是我老猪自己要学，你若不信，我起个誓来你听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叫我嘴上生疔!”唐僧见八戒发急，劝行者道:“既是八戒想学好，你就不要难为他吧。”行者道:“师父，不是我有意为难，实在我怕这呆子学那小和尚念经，有口无心。”八戒连忙嚷道:“有心，有心!”行者笑道:“你说有心有心，有几个心来?”八戒指着自己胸膛道:“不曾打开数过，看来十七八个放得下的。”行者笑道:“也不要太多心，我只要你存下三颗心也就是了!”呆子拱了拱手道:“不知是怎样三颗心?又怎么个存法?”行者板下脸，

正经地说道：“你听我说来：要学好本领，先得有颗虚心。凡事不可自作聪明，自以为是，要踏踏实实，虚心求教，最可恼的是那不懂装懂，到头来，害人害己。”八戒道：“这个老猪理会！”行者道：“那以后就少吹大气了！”八戒应着：“不消说得。”行者又道：“这第二，还得有颗恒心。学问本来不是轻易得来的，要专心一致，勤学苦练，日久天长，才能学到；要是畏难怕苦，半途而废，休想学得好。”八戒道：“这个当然，没有恒心还行！”行者笑道：“就算你能存下这两颗心，只怕这第三颗难存也。”八戒道：“瞧师兄说的，象老猪这般的人，还怕难不成？”行者道：“这第三颗乃是巧心。叫你念书，不可死抱书本，要多思多想，一窍通，百窍通，聆 líng 音察理，随机应变，这才能学以致用。”八戒道：“别看老猪笨拙，原先也有着一颗七巧玲珑心，只为吃得太多，把心眼给塞住了。今后一定打开心窍，包管聪明！”行者道：“你若能存下这三颗心，我把这全身本领都教会你！”八戒道：“师兄把你的心也放宽了，老猪说到做到。”行者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但不知你要先学哪些本领？”八戒思忖一下道：“哥啊，我常见你善于变化，七十二样，样样都象。还有那吹毛变猴，十分有趣；更有那斤斗云，一翻十万八千里，又快又稳当，省得多少力气。这几件，我

都要学。”行者听得笑道：“看来呆子是也不呆，把老孙这点看家本领都要去了。也罢，难为你诚心相求，我这都交给你吧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右手揣进直裰，在那系着虎皮裙的腰间，摸出三本书来，双手交付八戒，慎重叮咛道：“八戒啊！这三卷天书，是老孙历尽千辛万苦，求仙访道得来，今天交付与你，可要仔细阅读，钻研修炼，日后自见功效！”八戒满心欢喜，接过书来，谢了行者。

八戒得了天书，心中思量：“快些把这三本破书念完，我这本事就和孙行者一般。到明天，不单师父夸我，就连那诸神天将，也要另眼相看。”想的得意，也不等师父安息，径自迈步出了凉亭，拣个僻静所在，背靠古松，坐在块石头上，借着月光，看起书来。行者、沙僧见八戒真在用功，也不去打扰，服侍师父睡了。

那八戒专心致意，翻读书本，初时静思默想，倒还明白，口中呐呐道：“似这般天书，看来容易得很，那猴子编排唬人，说得艰难，早知如此，该问他多要几本来，也越发多学他点。”心里一松，再往下看时，就觉得书中道理越来越深，连那不识的字也越来越多了。呆子不怪自己懈 xiè 怠，嘴里却埋怨起来：“天书，天书，十分难读。看来这编书的一定糊涂。”也

就不加细看，随手翻阅，只觉得双眼迷糊，精神困倦，举手伸个懒腰，张嘴打个哈欠，又自言自语道：“八戒！八戒！好不聪明，何必如此，读书费心。只要把天书揣在怀里，等到要用的时候，再看也来得及。”说完自觉有理，眼睛一闭，就打起呼噜。

次日天明，唐僧等醒来，便欲收拾上路，行者过去叫醒八戒道：“昨晚念书辛苦了！”八戒揉着眼起身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念书原怕不得辛苦！”说着就来见过唐僧。唐僧道：“前去又是高山峻岭，只怕山高多怪，岭峻兴妖，有谁先去察看一番才好。”八戒见行者、沙僧不应，自忖那山上的妖怪，昨日已被打死，未见得还有这多妖怪，何况有天书在身，临时也可应付，去走一趟回来，又能在师父前讨功，沙僧前漏脸，想着就挺身上前道：“今天老猪去来！”唐僧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八戒没甚本领，要是遇上会法术的魔头，有能耐的妖精，又吃亏也。”八戒道：“瞧师父说的，有道是：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。我老猪自读天书，已经不比从前，凭他妖怪本领多大，见了老猪也要叩头下拜。”沙僧在旁道：“师兄学得好快！”八戒晃晃脑袋道：“这就叫会的不难。”唐僧又问：“八戒真的去得？”八戒嚷道：“去得去得，等着看老猪得意回来。”唐僧这才点头允诺。

那呆子揣好了天书，抖擞 sǒu 精神，束一束皂锦直裰，舞一下九齿钉耙，径奔山路而去。行者看在眼里，也不作声。沙僧问道：“师兄，你看八戒果真已学好了本领？”行者不住冷笑，说道：“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真有本事的，能象他那等模样，自吹自擂。”沙僧道：“他方才还说得嘴响。行者道：“不忙，不忙，待我变化前去试他一番，看他究竟学到了多少。”说罢纵身翻起斤斗，追赶八戒而去。

八戒身背钉耙，口唱小曲，迈步登山，一路玩赏风景，好不逍遥自在。忽听得背后有人叫唤：“八弟慢行！”猛回头一看，不禁楞住，原来山岙里忽然走来一个和尚，长得就和自己一个模样，同是长嘴獠牙，刚鬃扇耳，身粗肚大，行动生风，只是个儿比自己略微矮小些。八戒傻眼看了半天，心里叫声：“奇怪，天底下也有跟老猪一般丑的。”开口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一向少见，如何叫我八弟？怎又长得跟我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？”那和尚听得呵呵大笑：“八弟，八弟，连你大哥都忘记了？”八戒更是摸不着头脑，自己唠叨着：“却也希奇，原来我还有个大哥，怎的我从来不曾知道？”和尚接口道：“也怪不得你，一来你年幼无知，二来你素性多忘，故此连自己家人都不记得了。”八戒放下钉耙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就请大哥谈谈咱的家

世。”和尚扳着指头说道:“八弟听好，我与你都是一胎所生，兄弟共计八人，数我最大，名唤大戒，挨次下来，就有那二戒、三戒、四戒、五戒……轮到你最小，是第八个，所以叫做八戒。”八戒听得点头道:“原来有这么个来由。”和尚接着说道:“只因我等兄弟，从小喜欢吵架，母亲死后，散伙分家，我搬来这里深山修炼，因此一向没有会面。”那呆子信以为真，连忙上前唱喏道:“只怪八戒糊涂，从来没背过自己家谱，又从小出门在外，其实不知还有你这么个大哥，请不要见罪。”那大戒笑道:“八弟说哪里话，我自听说你保护唐僧去那西天取经，算来必然要从这里经过，早晚盼着你来，今天幸得相见，就请到敝处息息。山野小地，没甚吃的，只备下一桌素斋，无非为了叙叙兄弟之情。”八戒口说:“不敢打扰，不敢打扰。”脚下却早已移动。大戒拱手相请道:“你我兄弟，说甚打扰，就此请吧。”那八戒他乡遇亲人，已是高兴，又听说有得吃的，更是心花怒放，上前一把扯住大戒，背起钉耙，兴冲冲，迈开大步，乐呵呵，一路同行。

这假和尚真呆子携手走去。行不多时，但见路随峰转，林依山回，在那悬崖峭壁之下，金桂红枫之中，露出一座洞府来。行近看时，更有那小桥临涧水，奇石傍山门。青苔如毯，花香袭人，真个是洞天福

地所在。八戒不知是点化出来的幻境，只道是神仙居处的宅第，开口赞声：“好个清幽洞府！”大戒谦逊道：“胡乱住得就是。”八戒道：“大哥好生省俭，也没用个人侍候使唤！”大戒道：“也是我生来怪僻，只贪清静，添了人，倒嫌烦躁。”八戒进得洞去，早见那大青石方桌上放满热腾腾的丰美菜肴，旁边水晶壶里是清香的素酒，玉磁盘中，是雪白的馒头。八戒看得口馋，恨不得扑上前去，一口一个。那大戒拱手让坐，八戒性急，也不推让，放下钉耙，就居中面南坐定，只等大戒一声有请，便好动筷，偏那大戒絮聒，唠唠叨叨叙起家常来。八戒只得咽下口水，避眼不看饭菜，来个眼不见嘴不馋，回头应付说话。

大戒道：“八弟一路辛苦。”八戒摇头道：“那还用说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吃不饱，睡不好，已经多少日子不长膘了。”大戒又问：“路上可曾碰上妖魔鬼怪？”八戒嚷道：“多着，多着，老的，小的，男的，女的，高的，矮的，丑的，俊的，青面獠牙的，油头粉脸的，耍刀舞枪的，喷火吐水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！”大戒听了咋舌道：“险哪，这一路可怎么过来？”八戒信口就说：“若不是小弟有点手段，其实难行。”大戒道：“原来兄弟本领高强。”八戒得意道：“还看得过，那些大小妖怪，男女魔头，只消听说‘猪八戒’三字，藏的藏，躲的

躲，上山的上山，窜洞的窜洞，有那跑不了走不及的，禁不起小弟一顿钉耙，个个成了肉酱。即使遇上个胆大妄为的，敢来招架，也怎比得我神通广大，管叫打得他喊爹叫娘！”大戒听得喜欢，说道：“兄弟这般威风，做大哥的，也有光彩，只是听说你还有个师兄师弟，怎的未见提起？”八戒道：“有个师弟沙僧，只管挑担牵马，生火烧饭。”大戒又问：“那孙行者怎样？”八戒见提起行者，不免口软，却还支吾道：“那猴子惯会耍棍舞棒。”大戒听得摇头道：“听说孙行者五百年前曾经大闹天官，玉皇大帝都奈何他不得，说那变化腾挪的本领，更是远近闻名，提起齐天大圣，人人胆战心惊，不知八弟比起他来如何？”八戒勉强答道：“也差不多，也差不多！”那大戒偏要相逼，说道：“久闻孙行者他能拔根毫毛，吹一口气，就变成小猴，个个眼乖会跳，不知八弟会也不会？”八戒随口敷衍道：“那也没甚希罕。”大戒一听，十分高兴，站起身来请道：“这等本领，大哥还不曾眼见，既然兄弟也会，就请耍一回看看，也让大哥多点见识。”八戒不料大戒真个要他变化，倒是慌了手脚，嘴里只管说：“没甚好看的，没甚好看的！”大戒再三劝说：“八弟不要推辞，耍完了好吃饭也。”八戒心中无奈，却又变不出来，亏他情急智生，说道：“大哥且慢，待我先念一卷经，定

一定心，才好变来!”说着，忙摸出天书，笼在袖内，慌忙翻找，偷眼阅读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背着口诀。幸好大戒容他温习，不来相催。好一会儿，才读得半生半熟，不能再拖延，只得站起身来，叫声:“大哥请看,”伸手就去拔自己脖上的鬃毛，谁知八戒的鬃毛刚硬，不比行者的猴毛细软，连拔几次，不曾拔下，倒疼得两眼发黑，满头冒汗，又不好说出口来，低头叹了口气道:“大哥不看也罢，这几根鬃毛太短，等它长得长点再来戏耍。”大戒听了，作色道:“我这里酒宴相待，想不到你这般吝啬。”八戒道:“我怎的吝啬了? ”大戒道:“你这样一毛不拔，还不吝啬? ”说得八戒无言可对，便就狠下心肠，使出力气，果然一下拔了两根鬃毛下来，但已疼得双眼流泪，满腮通红。那呆子急于显神通，也不及嚼碎，就念动口诀，鼓起腮帮，对准鬃毛，使劲吹出一口大气，叫了声:“变!”随手把鬃毛望空掷去。真道是法力无边，只见那鬃毛落处，忽地一声响动，蓦 mò 然出现两只牲畜，看来都有尺把长短，长得一身细皮黄毛，扇着两只大耳，走动四条矮腿，摇着尾，张着嘴，嗷嗷叫着，满地乱跑，却原来是两只圆圆胖胖的小肉猪。八戒看了，心中喜欢，说道:“不错，不错，长得比我俊得多!”大戒在一旁却连连摇头道:“不象话，不象话!”八戒问道:“怎

的不象话？”大戒皱眉道：“听说孙行者毫毛变的小猴，个个都有本领，刀来砍不着，枪来不能伤，还能上阵打仗，聪明精干，武艺高强，抵得上一队兵将。象你这般的子孙，倒象是宰场里的主顾，厨房里的货色，下得锅，上得碗，白煮红饶，吃得口鲜，腌藏过冬，省得油盐，其实并不体面。”八戒抱起小猪，放在怀里，抚摸着道：“大哥说哪里话，谁家的儿子不象父亲，管他体面不体面，我疼着呢。”大戒笑道：“倒真是自己骨肉自己怜，也罢，且不问他俩的长相，要是多少能要些玩艺，也总算有个交代。”八戒听得，俯下头来，对着两只小猪，大声叫道：“我的儿啊！也争口气，使点本领出来，让你大伯看看！”

这两只小猪倒象是懂话，一声大叫，猛地从八戒怀里跳上了桌面，见着菜就吃，见着汤就喝，见着馒



头就吞，别看他俩身矮嘴小，倒象是长着磨砖砌的喉咙，进口就滑进肚去，还互相挤着抢着，叫着打着，一霎时，就象天降一阵冰雹似的，只听得乒乒乓乓、叮叮当当之声，把那杯儿、碗儿、瓶儿、盘儿，打得滚的滚，飞的飞，裂的裂，碎的碎，转眼之间，把一桌丰美酒席，变成了一堆烂摊。他俩还心有不甘，各自捧着盘儿在那儿舔呢。

八戒看傻了眼，半晌出不得声，只听得大戒呵呵大笑道："要得好，要得好！你说是谁家的儿子不象父亲，我看来，他俩这点的本领，比他父亲还强呢！"八戒闻听，这才醒了过来，大叫一声："我的娘啊！"直羞得红了脖子。大戒上前拍了一下八戒，说道："先别把儿子叫娘，你倒是把他俩收回去吧！"那呆子果真抖动身体，想把鬃毛收上身来，却不想那收毫毛的口诀，原就没有背熟，眼前更是记不起来，只见他吸鼻子，瞪眼睛，耸肩膀，摇耳朵，竟象是得了惊风病一般，两只小猪却依然在那里啧嘴伸舌。

八戒又是气恼又是惭愧，一时兴起，不再作法，从身后提过钉耙，竟奔向小猪使力筑去。那两只小猪，叫了一声，躲过钉耙，一起跳下桌子，逃出洞门，窜进草堆里睡觉去了。八戒筑了个空，倒把个大青石桌打得粉碎，拉过钉耙，欲待追赶，却被大戒一把

扯住。大戒劝道:“也罢，也罢，日后再加管教，今天看在大哥脸上，饶了他们吧。”八戒这才放下钉耙。

大戒拉着八戒，来到后院花厅坐下，这花厅更比前面宽敞，院外盆菊盛开，厅内陈设精致。大戒捧过一盆鲜果，为八戒消烦解躁，一边开口言道:“八弟休得气恼！想那两根鬃毛，也算不得什么，让它去吧！今天你我兄弟难得相会，虽吃不成酒席，总不成没个消遣。听说那孙行者善于七十二变，这点本事，谅来八弟也一定精通。大哥我，没甚手段，倒也学得会变几样，眼下无事，咱俩来赌赛变化耍子如何？”八戒心忖:“若说变山，变树，变石头，变癞象，变胖女人，变大肚子汉，自己也会几样，可就是比不上行者变得多样、灵巧。如今大哥相邀，要是不答应，更显得自己无能，要是答应，还不知大哥本事怎样。”犹豫半晌，问道:“但不知怎样个赌赛？”大戒道:“这个容易，不管你我，先变个什么，后来的打量着变个相应的，比个输赢就是。”八戒心想:“方才拔毛变猪的事，灭了自己威风，这回若能赌赢，多少也留下点面子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抢先变个凶猛大物，把大哥吓唬住了，也许就能取胜。”主意打定，拱手说道.“那小弟就占先了!”说着出了花厅，走下台阶，念动真言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个斑斓猛虎，一眼看去，果然是眼若铜铃，嘴似

血盆，张牙舞爪，十分怕人。八戒心想这番大哥定然吃惊。岂知大戒见了，反倒哈哈大笑，用手向老虎的屁股后面一指，说道："八弟如何露出这等破绽 zhàn？"八戒回头一望，暗暗叫声："惭愧！"原来八戒平素不善变虎，如今虽是头上变了，那后半截却变不过来，还留着一条短短猪尾，在那里摇晃打圈，益发显得似虎非虎，似猪非猪，成了个虎头猪尾的怪物。欲待再变，又思量无计，只得搪塞道："大哥有所不知，那老虎尾巴，笨重难使，不如我自己的轻巧管事。"大戒笑道："原来如此，且待我也变来。"说罢忽然不见了人影。八戒看得心慌，张开虎嘴，忙问："大哥，你到哪里去了，"忽听得刷的一声，眼前飞来个铜嘴、黑铁脚、钢钉爪的啄木虫儿。八戒看得面熟，心里更是害怕，问声："大哥你待怎地？"那虫儿应道："我来试试这条尾巴。"只见它猛地飞到猪尾上，狠狠地啄了起来。别看这虫儿称称只有二三两重，啄起来却煞是厉害。但听得喀嗒一下，疼得老虎猛的一跳，又一下，翻身卧倒，再一下，四脚乱舞，倒似那小猫戏耍一般。八戒忍疼不住，大声叫道："啊呀，啊呀，大哥住了吧，住了吧，小弟认输啦！"那虫儿这才飞去，变成了大戒，笑咪咪站在面前。八戒也复了原形，还捂着屁股叫痛呢。大戒拱手笑道："得罪，得

罪，八弟吃亏了!”

那呆子不知变化之道，不懂相生相克之理，反道是大戒后变，故而沾了便宜，心中不服，开口说道:“下回让大哥先变，我自有计较!”大戒打个哈哈道:“使得，使得，现今正是金风起、菊花黄的时节，我且来变个应景的，让八弟观赏。”说罢，一扭身变成了一只茶盅大的螃蟹，正伸着八条腿儿横爬，舞着两只螯 áo 儿逞强，双目怒睁，口吐白沫，另有一番功架。八戒看了暗暗笑道:“大哥变成这等没出息的家伙，煮来下酒，还用得着，却如何能赢得了我。”再一想:“那螃蟹原是水边地里出生的，我来变个翻田犁地的主子，必然得胜，”想罢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个身肥体大，四蹄粗壮，两角锋利的大黄牛，只是那嘴唇分外厚大，依然猪相。

那黄牛迈开大步，嗅着鼻子，张着大嘴，直向螃蟹踱去，恨不得一脚踏住蟹背，也显显自己威风。偏那螃蟹机灵，在那牛蹄边上，左右乱撞，一意横行，毫不畏惧，黄牛身材狼犺 kàng，转动不便，只得把那双蹄乱蹬，牛头乱摆，不消多时，已累得大叹牛气，正无奈时，见那螃蟹，急忙向前爬去。八戒心想:“谅来大哥赢不得我，想逃走了。”赶上一步，也顾不得利害，伸头张嘴来咬，不料那螃蟹举起两只大螯，一下钳住了

黄牛鼻子，那黄牛甩 shuǎi 又甩不掉；咬又咬不着，直疼得大声呼叫：“罢了，罢了，小弟认输啦！把鼻子给我留下吧！”一言未了，螃蟹忽然不见，转眼大戒已在身后，拍着牛背笑道：“八戒，八戒！回过头来！黄牛吃蟹，何苦来哉！”八戒闻听复了原形，低头暗自叫声：“晦气！”

大戒搀着八戒，回进花厅，重新坐下。大戒举上一杯清茶，说道：“兄弟戏耍，论不得什么高下，八弟好好修炼，日后定能胜我。”八戒偏还张嘴遮丑道：“不提，不提，小弟原有些法力，只因为今天出门不利，一时全都忘记。并非小弟不济。”大戒道：“八弟还想赌赛？”八戒惟恐再比，连忙立起身来谢道：“现在天色不早，师父尚在等待，就此告辞了！”说罢背起钉耙匆匆就走。大戒也不强留，送出洞门来。八戒拱手道别，转身上路，却被大戒一把拉住道：“既然师父久等，理该快些回去，八弟如何步行？”八戒道：“我自会腾云。”大戒道：“想那孙行者善驾斤斗云，扭腰千里，点头八百，又高又快，远胜腾云，不知八弟可曾学得？”可怜八戒看过半个时辰的天书，几曾懂得斤斗云的玄妙。嘴里却不肯明说，只图打诳推托说道：“斤斗云其实不难，只是近来天气转凉，小弟原有个关节痠痛的毛病，如今受冷复发，因此翻不得斤斗。”

大戒听了，故作惊讶道：“八弟何不早说；实不相瞒，我还学过几年的医道，专攻那推拿之术，要说是腰瘦背痛的毛病，无不立见功效。兄弟既有这等毛病，不替你治好，我怎能放心。”说着硬扯过八戒来，叫他放下钉耙，安坐山石上，替他解开直裰，按摩起来。八戒暗暗叫苦，也作声不得，只好听任摆布，却被那大戒东搔西抓，奇痒难熬，偏是搔到腰上，不禁痒得呵呵大笑，忸怩躲闪，连忙叫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”大戒这才停手，说道：“如何，果真是立见功效，医好了你那瘦痛毛病，便可驾斤斗云了。”

八戒十分无奈，苦着脸，拖过钉耙，弯着腰，装腔作势，只见他摇头摆脑，身子乱晃，半晌也不曾翻过身来。大戒在旁看了笑道：“想是兄弟又忘却了。也罢，待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”说罢走来，托起八戒身子，吹了口气，望空掷去，眼看八戒在空中翻了个斤斗，就不见了。

那呆子在空中，初时，觉得头昏目眩，再定神一看，见已翻在云端之上，离地有千仞之遥，抬头四望，但见彩霞飘荡，白鹤飞舞，海外仙山，绰绰可见。心中得意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福气！福气！人道是一跤跌在青云里，我老猪难得尝到了这等滋味。”再想来：“这斤斗云，确是不错，而且不难学得，你看大哥

将我一托，不就翻上天了。”正当称心满意之时，忽然觉得脚下一滑，叫声:“不好,”身子往前一倾，一个倒栽斤斗，跌了下来，只听得耳边风响，身不由己，在空中连翻了几十个斤斗。八戒心想:“这下着地，不用烧煮，已经是稀烂了。”

八戒紧闭双跟，直往下落，忽然扑通一声，跌在一座干草堆上，虽然跌痛了屁股，却喜不曾受伤。连忙睁眼一望，叫声:“怪也!”原来不在别处，恰巧就在那凉亭之外，不远的地方。看那凉亭里，唐僧正在坐禅；凉亭外，沙僧正在洗马；只有那行者无赖，坐在大树丫上打盹。唐僧听得声响，问道:“是何声响? 象是有什么东西落在草堆上了。”行者叫道:“不用管，没什么好货!”八戒听得忙道:“别骂，别骂，是老猪回来啦!”行者看见，笑着上前，扯起八戒道:“八戒什么时候回来，在这草堆上戏耍? ”八戒爬将起来说道:“老猪早就回来了，只因走得劳累，在这草堆上睡了一觉。”行者笑道:“想是做了一场好梦也。”八戒不敢答应，连忙爬下草堆，上前见过唐僧。唐僧道:“八戒辛苦了，路上可曾遇见妖怪? ”八戒道:“不曾，倒是遇见了家兄，硬拉去吃了酒席回来。”行者在旁问道:“吃的是什么酒菜? ”八戒心慌，说道:“老猪没甚记性，早就忘了。”行者道:“分明是你不用心，所以不能

记得。难道，那虫啄的猪尾，蟹钳的牛鼻也都忘却了不成？”八戒被揭了疮疤，又羞又窘，只得承应道："实是八戒不曾用心求学。”行者正色道："八戒，八戒，学问之道，切忌虚夸，骗得了自己，骗不了人家，到头来摔痛自己的屁股，笑掉了别人的门牙，何苦来呀？”八戒听了，心中懊丧，说道："哥啊，你等取经去吧，让老猪回那福陵山云栈洞去闭门读书，专心修炼，待学好本领，再来同行。”行者道："这又错了，你若不存三心，妄想一举成功，就是闭门千年，也是不行。你若肯虚心诚意，莫荒莫怠，脚踏实地，边学边行，早晚自成正果。”八戒闻听，诺诺连声。

唐僧道："时候不早，该打道上路了。”八戒连忙接过担子，沙僧持杖后随，行者跃身上前，四众直奔西天而去。



猪八戒回家

唐僧、行者、八戒、沙僧四众前去西天取经，一路之上，历尽千辛万苦。这一日，来到西天灵山脚下，但见那青松翠柏，郁郁苍苍，瑶草照眼，琼花送香，一曲流水，清波荡漾，真是个世上不曾见过的好地方。唐僧却认不得，策马扬鞭问道:“这是什么所在？”行者听得笑道:“师父，俗语说得好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如今你到了天堂，还问什么所在。”唐僧听说，慌忙翻身下马，便要向灵山叩头行礼。行者一把拉住道:“师父，人说不要拣佛烧香，可这里连佛影也没见一个，这头也大可省得。”唐僧这才罢了。

那八戒伸头探脑，四处张望，忽地扯住行者问道:“哥啊，你说已到了天堂，敢是错认了？”行者骂道:“夯货，老孙少说也来过几十趟，怎会错认？”八戒道:“既是到了天堂，怎也不见个酒店、饭馆、茶楼、澡堂，连个熟肉铺、烧饼摊也没有。……”沙僧笑道:“八戒又是嘴馋想吃了!”八戒道:“怎的不想，这一路上担惊受怕，受尽辛苦，为的是来天堂享福的。既到这里，就该舒舒服服大吃一顿，安安稳稳大睡一觉。”行者道:“想得好，想得好，有你吃的，有你睡的，待你长上八斤四两肥膘，也让我们受用一顿。”四众说笑耍子，不觉来到山旁。只见那山麓之间，隐隐一处牌坊，行者赶上看了，说:“牌坊在此，总该错不得了!”八戒随后走来，抬头一望，见那牌坊两柱上，刻着斗大的几个字。八戒不识，问行者道:“哥啊，这上面写的什么言语？”行者道:“原来你不曾念过书。”八戒道:“念过，念过，只是几年来取经忙碌，忘了大半!”沙僧上前道:“如此总还识得几个，你且仔细认认。”八戒端详了半天道:“这下边的，仿佛是个我字。”行者道:“亏你认得不错，那上边的呢？”八戒摇头道:“那就认不得了。”沙僧道:“这个人字笔划不多，为何你倒忘得干净。”行者道:“呆子！看来你是只知有我，不知有人也!”八戒嚷道:“胡说，胡说。这人字笔划

虽少，可就是难记。”

八戒正在嚷嚷，那大路上走来一位长者，一见四众，连忙迎身上来问道：“来者莫非就是唐僧？”行者一看，认得是如来佛大弟子迦 jiā 叶，便就告知唐僧。唐僧赶紧下马行礼，迦叶一把搀住道：“一路辛苦了。佛爷等候已久，快请上山。”唐僧连声答应。八戒挑担，沙僧牵马，行者持棒，迦叶前导，一行向灵山宝刹走去。

绕过山左，只见风光又是不同。那青山翠谷间，散落着一座座琼楼玉宇，都是绿砖红瓦，画栋雕梁，飞檐冲天，更显得气象万千。那山谷之间，还有那凌空飞阁，彩石虹桥，真是说不尽的绚丽夺目。四人看了，个个称好。行经半山，却见一片参天古木，遮天蔽日，不辨昏晓。古木林中，传出一片邪许之声。八戒听得，心中疑惑，不免探头张望。一眼看到林中有几百个大汉，有的哼着号子，有的唱着山歌，在那里伐木锯树。八戒不知究竟，扯住行者问道：“这些人敢是闲得没事干，在那里斫木头耍子？”行者正待回答，迦叶在旁听了笑道：“八戒有所不知，这原是五百罗汉，伐木斫树，要在灵山巅上，新盖一座摩天玉楼。”八戒笑道：“老猪明白了，想是如来佛爷嫌那大雄宝殿不够宽敞，叫盖座大楼好住得舒服。”迦叶道：

“这又错了，那摩天玉楼盖成，大家都可住得。就说大雄宝殿，也不只佛爷一人使用。你日后自会明白。”八戒心中纳闷，也不便多问，只是低头跟随众人赶路。

转过山腰，转眼将近山顶，忽听得一片音乐之声。四众抬头观望，见那山崖旁，有一座座小小红楼，窗扉洞开，那乐声正自楼中传来。八戒笑道：“这回我不会猜错了，定是那灵山仙女，闲来没事，在那里弹琴奏乐。”行者睁目定睛向小楼一望，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是众仙女在织布纺纱，那乐声是从布机中出来。”八戒道：“师兄休得骗人，你又几曾看见？”沙僧道：“大哥火眼金睛，千里之外尚且看得分明，谅来不是骗人。”八戒还待争辩，迦叶劝道：“行者果然看得不错，确是仙女们在纺织云锦。那布机也不同凡间，自会奏乐。”八戒拍手笑道：“妙啊，妙啊，这般织布倒没见过，想那织成的云罗锦缎，一定更加好看，倒不知卖几钱一匹，谁人穿得？”迦叶道：“云锦虽是好看，可并不卖钱，除了那吃饭不管事的，谁也能穿得。”八戒心中欢喜道：“好，好，老猪这身青不青蓝不蓝的梭布直裰，也已穿得破烂了，正好换换新的。”唐僧听见叱道：“八戒休得胡言！”

说话间来到灵山顶上宝刹门前。这灵山宝刹造

得十分庄严，一座座殿宇连接，一个个院落分隔，殿旁两侧，还有那侧屋房舍，西厢东轩。各个殿里都有头陀僧人，见四众到来，一个个合掌行礼。唐僧还礼不迭。来到大雄宝殿门前，唐僧先随迦叶进殿参见。不到一炷香工夫，唐僧出来，满面笑容道："佛爷好不和蔼，你等快些进见。若问到各人心事，尽管直说无碍。"三人听得，心中喜欢，连忙整衣进去，唐僧自去安息不提。

行者、沙僧、八戒进得殿来，只见如来佛爷已起身相迎。三人慌忙施礼，如来一一搀住，拉过蒲团，请行者等坐下。如来开口道："你等三人保护师父前来西天取经，一路上斩荆披棘，杀妖除魔，真是辛苦了！"行者道："这是我等本分，算不得什么。"如来道："也难得你等心志坚定，不畏艰难，如今大功告成，那真经自会送往东土。倒是你等三人取经有功，不知有甚心愿，尽管道来。"八戒正待开口，沙僧抢先答道："我等原只为保护师父而来，于今已心满意足。"如来道："话不是这般说的，既来西天，也该有些事干。你等作甚打算？"八戒轻轻捅了行者一下，悄声说道："那呆沙鳅嘴舌不灵，还是你去跟老头说说，叫他先送些灵山野味来尝尝鲜，再拨个上好的殿宇，好睡觉去也。"行者听了，也不答理，上前一步，对如来

说道："既承佛爷下问，我等也不是吃闲饭的。方才一路前来，看这灵山上，奇花异草，四时瓜果，应有尽有，只是不曾见那蟠 pán 桃。想当年我在南天，也管过蟠桃园，就那锄土、运水、修桃、剪枝的活计，都懂得一二。若让我在这儿种上千百株桃树，明年夏初，管叫灵山上下，大小诸佛，个个都吃到。"如来听说，笑口顿开，说道："善哉！善哉！果是猴王本色！"随手拿起个布袋交给行者道："这是一袋桃核，交付给你。要知道，这核不比寻常，一经种下，立见生长，只是要勤加修整，方保成熟。"行者欢天喜地接了布袋，谢过如来。八戒心想："这老头原来是管仓库的，倒会管家。"如来又问沙僧，沙僧道："适才在那灵山顶上，望见天河胜景，果真风光不同。想当年我在流沙河中，弱水三千，鹅毛不漂，养不得鱼鲜。两岸只有那红蓼白苹，见不到飞禽。如今若能在天河里养鱼，岂不是好。只求佛爷能给些鱼种就行。"佛爷听了，也是高兴，顺手取过一只钵盂，递与沙僧道："你也来得凑巧，方才东海龙王，送来各色鱼种一盆，如今交给你去养了。"沙僧接过钵盂，连连叩谢。如来回头问八戒道："八戒想些什么来？"那呆子见行者、沙僧没事找事，心中直是埋怨，忽听得如来问他，慌了手脚，支支吾吾答应不上。行者见状，心里暗笑，

脸上却装作正经，代八戒回道：“我这师弟，心钝口拙，说不上话来。但要说干活，却谁也及不上他。想当年他在高家庄耕田、耙地、种麦、插秧、扫地、通沟、搬砖、运瓦，样样都会，件件俱能。我看那灵山脚下，还有三千净土，交给八戒去开荒种地，保管年年丰收，岁岁有余。”行者这一席话，说得如来连连点头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原来八戒有这等本事，倒不可埋没。”说着拉过一只麻袋，交付八戒道：“这是一袋谷种，给你好好去种。秋收登场，自有众家罗汉前来帮忙。”八戒暗暗叫苦，却又推辞不得，只好收下。

三人参见已毕，告辞出殿。八戒气呼呼地把麻袋掷在阶下，嘴里唠叨起来：“爱吃桃的种桃，爱吃鱼的养鱼，跟我都不相干。千不该，万不该，把老猪攀上也来耙地。”沙僧道：“我等种桃、养鱼也不为自己，怎是攀了你也？”八戒道：“早知天堂也要干活，倒不如留在高家庄种田，还图个自在，好歹自个家受用。”行者听了，冷笑道：“原说你只知有我，不知有人；天堂虽好，也养不得闲人。也罢，待老孙回去禀明佛爷，送你回高家庄去就是了。”八戒欢喜道：“师兄，这话当真？”行者道：“当真，当真。只是在临走之前，让老孙先打你三棒，也消消我这口鸟气。”八戒慌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你那鬼头棒重，老猪消受不

起。”说得行者、沙僧都笑起来。

次日一早，行者醒来，叫起沙僧，见八戒还在打鼾，就上去拉鬃扯腿。八戒翻个身又睡，嘴里还叽咕着：“有福不享，坐等天亮，真是猴子傻相。”行者听了，一把拉起八戒耳朵，骂道：“这瘟猪可恶，睡着还骂人来！还不快快起来！”八戒被行者闹醒，捂着耳朵起床。行者叮嘱道：“我等初来，不要惹人笑话，快些干活去吧。”说着提起金箍棒就同沙僧出门。八戒无奈，也提起钉耙随来。

三人来到灵山下，净土边上。行者道：“我与沙僧去了，八戒在这里切莫偷懒。”八戒道：“不消说得，老猪理会。”行者、沙僧笑着走了。八戒撩起直裰，使起钉耙，一口气翻了四五垄地，不觉身热难熬，又埋怨起来：“种地种地，大家吃的，要我老猪花这大力气，待我自去休息休息。”说着丢下钉耙，找到个荫凉所在，身靠大杨树，两耳招风，双眼紧闭，呼呼大睡起来。这一睡不打紧，足足睡了三四个时辰。

且说行者看看日头当空，已近晌午，歇下手中活计，想找八戒、沙僧同去吃饭，转身来到净土，不见八戒。正在四面寻找，忽听得杨树下有呼噜之声，近前一看，见八戒犹自好睡，正想把他叫醒，转念一想：“这呆子，才翻了几垄地，倒睡了一大觉，待我来开他

个玩笑。”想着摇身一变，变做个大马蜂，径飞到八戒厚嘴唇上，狠狠地叮了一口，痛得八戒大声叫起来。睁眼一看，见是个马蜂，骂道：“这个亡人，也不知我老猪到了西天还不曾吃过一口糖，你倒想吃起糖醋猪头来啦。”骂着站了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个哈欠，摇摇摆摆走去。

行者听得好笑，复了原形，暗地跟随。只见八戒走到半路，又喃喃说道：“这回肚里却又饿了，如若有些山珍海味吃吃，这才是好。”行者心想：“这呆子好生惫懒，他既想吃好的，我且让他开开胃吧。”随手撮起一把土，吹口气叫声“变”，向着八戒跟前掷去。

八戒正走着，忽见路旁端端正正放着个石凳石桌，桌上安排着四盆八碗，一砂锅，外加金樽美酒，还热气腾腾。呆子不知行者戏弄，馋得口涎直流，心想：“也不知哪家罗汉，何处头陀，瞒着师父在这里暗地受用，如今又不知到何处添饭加菜去了，待老猪先来叨光吃了，谅他回来也作声不得。”想着就在那石凳上坐了，也顾不得口味，辨不得好坏，开口一杯，伸舌一碗，就似风卷残云，一转眼工夫，吃得干干净净。他何尝知道吃的原是些泥土沙石。待吃完了，觉得有点异样，啧啧嘴唇叫道：“这酒菜怎的又苦又酸，又涩又咸，吃得喉头作痒，胃里难受？想是这主人不懂



烹饪，做出这般菜来。”再想：“人家原不曾请客，是自家不告而取，怨得谁来！”嘴里却又唠叨着：“说什么灵山，道什么天堂，想来想去，不如回到高家庄去好。”越想越对，不禁拾起钉耙，驾起狂风，径自回家去了。

行者见了，叫声：“不好！这瘟猪越发不是，竟然迷了心窍，走回头路了，待我快点赶上，指点他一番。”说着一个斤斗，早来到八戒前面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青面獠牙、赤发绿眉的妖怪，又拔下几根汗毛吹出口气，叫声“变”，变作大大小小各色魔头，两旁站了。行者摆下阵势，但等八戒到来。

八戒低头而行，忽听得前面有人吆喝：“八戒慢走！”猛抬头一看，只见好大一个妖怪，迎面挡住，吓

得八戒软了半截。那妖怪开口问道："猪八戒！听说你到了西天，为何不在天堂享福，又要到何处去来？"八戒心想："这妖怪好生灵巧，晓得自己底细。"嘴里胡乱答应道："实不相瞒，确是到了西天，见了佛爷，佛爷念我一路辛苦，着我回家将息几天，不料行走匆忙，半道冲撞，包涵，包涵。"说完要走，却又被妖怪拦住，问道："既是从天堂回来，你且说说天堂的好处。"八戒叫道："不说也罢，说来寒酸。那里罗汉仙女，诸等佛爷，都得干活，天河净土，统归大家，任谁也攒不几文私房钱。"那妖怪听得笑道："似你这般口气，竟象是抱怨西天。"八戒忙说："不敢，不敢！"心想："这妖怪却能猜得别人心眼，待我问问他的来历。"于是拱手问道："大王尊姓大名？从何处来？怎的西方路上，不曾见过一面？"妖怪见问，打个哈哈道："原来你还不认得我，且听我道来：我乃玉皇大帝驾前，御厨房里，专管屠宰的职司，人称杀猪大仙便是。只因近来厨房里油水不多，故此下凡来做些零碎买卖。今天碰到你，是我的运气，是你的造化，看来你也回去不得了！"八戒一听是杀猪大仙，早吓得三魂出窍，六魄不存，赶忙脚底抹油，转身就逃。那妖怪一声吆喝，小妖们团团围上。妖怪叫道："猪八戒，休想逃走！"持棒打来，八戒连忙举耙迎住，战不了几个回

合，就被妖怪打倒在地。小妖们赶上，扯腿的扯腿，按头的按头，把八戒扎扎实实地捆了起来。只听那妖怪喊道："把猪八戒宰了，带回去红烧清蒸，美美地吃他一顿，多下的还可以腌起来防天阴。"八戒忙叫："且慢，且慢，有话好说。"妖怪问道："你已被我捉住，还有什么话说？"八戒道："大王，听我说来：你把老猪一顿吃了，也不过图一时口福；若放老猪回去，今后逢年过节，老猪一定带些家乡土产，前来奉献。大王一则留下个人情，二则也常受些好处，岂不比一顿吃了的好。"妖怪听得好笑道："看这猪八戒傻头呆脑，倒也会说嘴。不过，要我放你回去，万难办到；如若你肯依我三件事，我便饶你一命。"八戒道："快说，快说，只要能做到，一定依你。"妖怪道："你听好：这第一件，以后你得叫我爷爷。"八戒心中气恼，想："我老猪在西天，不论大小，也是个神仙，这妖怪却要我当他的孙子，好不气人。且听他第二件怎样。"那妖怪接着说："第二件，你随我回洞，终身侍候我。一年四季，种田耙地，烧饭打水，盖房铺瓦，打扫茅坑，不论大小活计，叫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。"八戒听了更加怨恨，想："在西天谁也不用侍候，干的活也是为己为人，如今岂不成了妖怪的奴才！"妖怪又道："我可怜你胃大贪吃，每天给你一碗稀饭。只是你不得出洞

门一步，休想再回西天，这是第三件。”八戒暗暗叫道：“我的老祖宗，这不活活把人饿死！我在西天有了吃的还嫌不好，若随了妖怪，可不成了囚犯！”妖怪见八戒不作声，厉声问道：“猪八戒，你依得依不得？”八戒叹了口气道：“似这般，还是一刀杀了也罢，省得零碎受罪。”妖怪怒道：“既如此，就怨不得我了。”叫声：“众将官，把猪八戒开刀！”众小妖答应一声，举起刀来。八戒紧闭双眼，低头等死。那妖怪却又道：“且慢！猪八戒，你临死有什么话没有？”八戒道：“没说的。千不该，万不该，不听我那大哥的话来！”妖怪道：“你大哥是谁？”八戒叫道：“毕竟你这妖怪见识不广，连我大哥齐天大圣孙行者都不知道。”那妖怪原是行者变的，听八戒提到自己名字，又见八戒那副呆相，不禁噗哧一声，笑将出来。这一笑不打紧，却露出那雷公毛脸。八戒一眼认出，蓦地跳起，大叫一声：“好猴头，原来是你！”行者见已被识破，也就放声大笑。八戒连声骂道：“这瘟猢狲，你骗得我好苦！”行者笑着，收了毫毛，那大小魔头，瞬眼不见，连八戒身上的绑，也不知何时去掉了。八戒松动手脚，上前一把扯住行者道：“好，好，我和你见佛爷去。我要告你个伪装妖魔，欺诈良民的罪名。”行者道：“告得，告得。我也请佛爷问问你，不在净土干活，怎的来到此

地？“八戒见问，作声不得。行者笑道：“亏得妖魔是个假的，要是真的，还没这般便宜你呢！”八戒心中难受，低头不语。行者又道：“若说天堂寒酸，也还不少你吃穿；要嫌干活劳累，这天堂靠谁造来！象你这般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早晚要堕入魔道。”八戒听了，十分惭愧，轻声叫道：“哥啊！老猪一时糊涂，今后决不再犯。”行者道：“你不告我了？”八戒道：“不告了。”行者笑道：“既如此，也罢。时候不早，快回去吃饭也。”说完，拉起八戒同回灵山去了。

统一书号：**R**10024·2773
定　　价：　　0.17 元



《猪八戒新传》二校图文版，版面精确还原

全书由 凡剑（Ken777）OCR、翻拍插图、制作、一校。
全书由 观者二校。

2008 年 07 月 13 日一校
2008 年 07 月 19 日二校

Ken777
2008.07.27
eBook